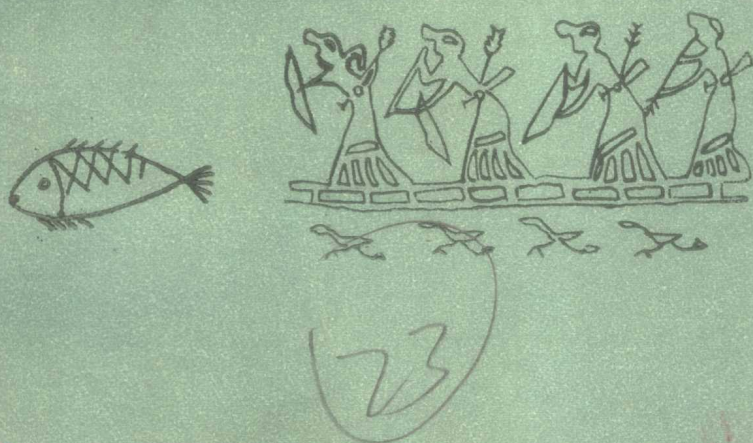


中国农书丛刊综合之部

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

吴文藻题

张崇根 著



农业出版社

092
81

中國農書叢刊綜合之部

臨海水土異物志輯校

吳文藻題

張崇根著

內 容 提 要

《臨海水土異物志》一卷，三國吳丹陽太守沈瑩撰，隋志、兩唐志均著錄。

《沈志》內容包括民族、物產兩部分。前者中有關於台灣高山族史地情況的最早記載，史料價值較高；后者記載有東南沿海鱗介等海產、鳥類及竹木果藤等動植物，是我國古代農業科學知識的一個組成部分。

此書大約散佚于宋代之前，原有陶宗儀、楊晨兩個輯本，均不完善。今重新輯錄，并加校訂，與陶輯本並諸家考證，彙編成冊，以供研究台灣高山族史、古越族史與古代農業科學參考。

中國農書叢刊綜合之部
臨海水土異物志輯校

張崇根 著

農業出版社出版（北京朝內大街130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農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850 × 1168毫米32開本 4.875印張 74千字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1,800冊

統一書號 16144·2441 定價 0.75元

出版說明

公元230年春，孫權派衛溫、諸葛直率“甲士萬人”到台灣（當時稱“夷洲”）。這是我國經營台灣見于古文献最早記載之一。

《臨海水土異物志》的作者沈瑩很可能參與了“夷洲”之行，此書對台灣當時情況：諸如民族、物產記載極詳。足證當時海峽兩岸人民交往之密切。

台灣自古為我國神聖領土，此書是重要證據之一。

《臨海水土異物志》原有陶宗儀、楊晨兩個輯本，均不完善。今將張崇根同志的輯校本印行，以為研究台灣史、高山族史及古農學史的參攷。

農業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八一年六月

序

吳沈瑩著《臨海水土異物志》一卷，《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著錄，宋以來失傳，世人不見其書已一千年。

沈瑩事迹見《三國志·吳書·孫皓傳》及注引干寶《晉紀》、《襄陽記》。瑩以丹陽太守死于天紀四年（公元280年）吳亡之役，有胆有識，亦忠義之士。學者或疑其曾為臨海太守，今無從證明，籍貫亦不詳，清代目錄學家姚振宗謂“大抵是吳興武康人”，其說可備參考。

浙江省東南沿海一帶，崇山峻嶺，外臨大海，時有颱風之災，古代人口稀少。楚滅越後（約公元前四世紀末），越之遺民聚族自保，散處其間，秦漢間不為編戶齊民。前漢時，地屬會稽郡，僅置一回浦縣，為“南部都尉治”地，見《漢書·地理志上》，王先謙《補注》說：

《一統志》：今温州府永嘉、瑞安、樂清、平陽、泰順五縣，台州府臨海、天台、黃岩、仙居、太平五縣，處州府麗水、青田、縉雲、龍泉、松陽、慶元、雲和、宣平、景寧九縣，并漢回浦地。象

山半入回浦境。《一統志》：故城今臨

海縣東南百五十里。

後漢改回浦名章安，見《續漢書·郡國志》。數百年間，休養生息，人烟漸多。迨至中原板蕩，流民南徙，戶口劇增。《三國志·吳書·孫亮傳》記“太平二年（公元257年）春二月，以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而統縣多少則未載。《晉書·地理志下》：

臨海郡，吳置。統縣八，戶一萬八千。章安、臨海、始平、永寧、寧海、松陽、安固、橫陽。

這里所說“統縣八”是晉制，與吳制名實不尽相同。

考《宋書·州郡志一》：

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郡尉治鄞，石漢分會稽為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孫亮太平二年立。……章安令，……《晉太康記》：“本鄞縣南之回浦鄉，漢章帝章和中立。”

臨海令，吳分章安立。

始平令，吳立曰始平，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又：

永嘉太守，晉明帝太寧元年（公元303

年)，分臨海立。……

永寧令，漢順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
分章安東甌鄉立。或云：順帝永和三年
（公元138年）立。

安國令，吳立曰羅陽，孫皓改曰安陽。

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更名。

松陽令，吳立。

據此，知吳立臨海郡有章安、臨海、始平、永寧、羅
陽、松陽等縣。其中羅陽，孫皓改曰安陽，而各書
所引《異物志》中兩見安陽（安家之民、山鷄），可
見沈瑩著此書正在孫皓統治時期（公元264—280年）。
又《宋書·州郡志二》：

晉安太守，晉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
年），分建安立。……

候官口相，前漢無，後漢曰東候官，屬
會稽。

羅江男相，吳立，屬臨海。晉武帝立晉
安郡。度屬。

羅江縣，首見於《晉書·地理志下》，屬晉安郡。《齊書
州郡志上》所記與《宋書·州郡志二》相同。《隋書》
以下各史地理志不載，廢棄已久，莫知其處。推測
其地約在今福建省羅源、連江縣境，而《異物志》

安家之民條稱“令安陽、羅江縣民”，知兩縣相鄰，皆屬臨海郡。又各書征引《異物志》常見“晉安侯官縣”，按晉安郡立于晉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自非沈瑩所及知，蓋後人所改。沈書是中國最早的地方志（參考《史通·書志》），使用者多，或隨手批注，在不斷地傳抄過程中，遂混入較晚地名。例如書中記“餘甘子”，《太平御覽》卷973引作“出晉安侯官界中，餘甘、橄欖同一果耳。”而《齊民要術》卷10引則作“東岳呼余甘、橄欖同一果耳。”當以後者接近原文。東岳應是東冶之誤（冶岳二字音近致誤），其地即今之福州市，後漢名東冶，吳沿襲不改（見《三國志·吳書》孫策、賀齊、呂岱等傳），晉名侯官，屬晉安郡。沈瑩著書時自然稱東冶，後人乃改為晉安侯官。我疑心吳設臨海郡時，今福建省沿海一帶，至少是閩江入海口以北一帶，皆歸管轄，至晉立晉安郡時才重定疆界，從臨海郡劃出去。

台灣古名夷洲，系閩越之地。秦屬閩中郡。漢武帝撤消閩中郡，遂屬會稽郡。南部都尉對閩越遺族，沿海島民，皆事安輯。其官府記錄、父老見聞當有流傳。孫權黃龍二年（公元230年）“欲遣偏師取夷洲”，先問陸遜及全琮（見《三國志·吳書》孫權、陸遜、全琮傳），可見當時的政界人物對台灣情況都不生疏。

沈瑩作《異物志》記載夷洲較詳，決非偶然。如云“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山頂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言之凿凿。又如記安家之民“居處飲食衣服被飾與夷洲民相似”，好像當時人對夷洲民比對大陸上的安家之民還要熟悉些。一族的人，或處大陸，或處台灣，一水中隔，當時的人已經不以為異了。

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記載翔實，為有名的著作，歷代著述征引者多，故原書雖不傳，却保存下大量的引文。惟古人引書常不用全名，或曰《臨海水土物志》，或曰《臨海水土志》，或曰《臨海異物志》，或曰《臨海志》，或曰《異物志》，異名歧出，使讀者迷惑。古代關於南方風物的著述以“異物志”名書者多，《隋書》、新舊《唐書》、《宋史》的經籍、藝文各志中著錄者有十幾種，和沈瑩書易于混淆，各種類書（如《初學記》等）展轉抄襲，其弊尤甚，後人欲為區別，極感困難。如清代廣東學者曾釗輯漢楊孚著作為《楊議郎著書》，竟據《初學記》之誤，以《臨海水土記》為楊孚書，謂“議郎歷漢末至吳時尚存，蓋百餘歲人”（見《嶺南遺書》第五集《楊議郎著書·跋》）。又如近人陶棟《輯佚叢刊》（1948年中華書局印行）竟將萬震、薛瑩、沈瑩、譙周四家之書，削其地域，但

標《異物志》，以類相從，匯為一編。雖由于編者缺乏目錄學知識，不能究鏡源流，亦可見輯錄此書之非易事。

張崇根同志讀書于中央民族學院，既畢業于歷史系，又入研究院繼續深造。性喜博覽古書，因研究台灣省古代的民族和地理問題，涉獵及此，病各家輯本簡陋，駁雜不純，重新輯補，遂成此較佳之本。農業出版社編輯部認為此書對於研究古代南方的動植物和農業生產頗有用處，願為印行，我國就所見為之序。

張 政 烺

一九八〇年九月

一部記載有台灣歷史的最早著作

——《臨海水土異物志》

(代自序)

《臨海水土異物志》(以下簡作《沈志》)一卷,三國吳丹陽太守沈瑩撰,是一部關於吳國臨海郡(今浙江省南部與福建省北部沿海一帶)的地方志。《黃岩縣志》云:“吾黃物產之宜,始詳於《臨海水土異物志》。”^①同時,它又是一部記載台灣歷史的最早著作。《臨海水土異物志》的內容有二:一是關於夷州民、安家民等古代民族的史志,為研究高山族史和古越族史的重要資料;二是關於鱗介、蟲鳥、竹木、果藤等動植物資料,這部分內容不僅是我國古代農業科學知識的一部分,而且從中也可以或多或少地了解到古越人的生產知識和生活狀況。

《沈志》久已散佚,現據筆者輯校和前人的考證,將此書內容及其源流論述如下。

① 《黃巖縣志》卷三十二 風土志·物產門序。

(一)

《沈志》最早著錄於《隋書·經籍志》史部地理類，作《臨海水土物志》一卷，沈瑩撰。《舊唐志·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亦加著錄，均作《臨海水土異物志》一卷，沈瑩撰。尔后，《通志·藝文略》、《玉海》十六、《太平御覽》經史图书綱目、《國史經籍志》、《本草綱目》序例，清代所補《後漢藝文志》、《三國藝文志》、《補晉書藝文志》，以及《文選理學權輿》“注引群書目錄”等，俱加著錄。

《宋史·藝文志》已不再著錄《沈志》。但与此書同類的著作，如兩唐志著錄的楊孚《交州異物志》，仍見于宋志。根據以上著錄及《沈志》被轉鈔和征引的情況推測，其亡佚的時間可能在北宋之前。

最早引用《沈志》的是晉戴凱之的《竹譜》。此后，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唐歐陽詢的《藝文類聚》、李善的《文選注》，宋李昉等編纂的《太平御覽》以及明、清時的著作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陳元龙的《格致鏡原》、浙江省的有关方志，都加引錄，而得以保存其片斷。一般說來，上列各書在《御覽》以前的，其引文來自原著的可能性大些；而它以后的著作以至《御覽》本身的引文，大抵為輾轉相鈔，錯誤殊多。茲述其理由如次：

首先，《御覽》之編纂，大部分系轉鈔他書，尤其是轉鈔了《藝文類聚》、《修文殿御覽》和《文思博要》這三部重要類書而成的^①，李昉等也未必能見到《沈志》原書。例如，《沈志》載竹条，《御覽》卷九六三轉引自《竹譜》，而不引原著，即是其証。宋朝陳振孫指出：

“或言國初古書多未亡，以《御覽》所引用書名故也。其實不然，特因前諸家類書之旧尔。以《三朝國史》考之，館閣及禁中書總三萬六千餘卷，而《御覽》所引書多不著錄，蓋可見矣。”^②

《三朝國史》的《藝文志》是代表了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皇家藏書的實際。陳振孫提出的這個證據，有力地說明了宋朝初年編《太平御覽》所引用的古籍，不一定為當時確實存在的；而所以能夠徵引的原因在於“特因前諸家類書之旧”。^③

《沈志》之被征引，似屬此類。

其次，《御覽》以後各書所引，頗多舛謬。如郎君子条，《事類統編》卷九十三注明引沈瑩《臨海異物志》，而《格致鏡原》卷一〇〇引《異物志》，《本草綱目》卷四十六又引“劉恂曰”。因此，郎君子条是否《沈志》佚文，不無疑問。又如鴟鵂条，《臨海縣志稿》引自《臨海異物志》，但《格致鏡原》

卷八十則引《異物志》，《本草綱目》卷四十七又引《博物志》，亦屬同類情形。

既如上還，推斷《沈志》亡佚于北宋之前，似无太大問題。

① 聶崇岐：《重印〈太平御覽〉前言》，中華書局影印本卷首。

②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五十六卷本之卷四十六（二十二卷本，文字小異）。

③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藝文類聚·前言》。

(二)

正因為《沈志》久已散佚，而征引它的古籍又多，以致發現此書的異名至少有十個：如《臨海水土異物志》、沈瑩《異物志》、《臨海志》（《北戶錄》引）；《臨海水土物志》、《臨海水土志》、《臨海水土記》、《臨海水物志》、《臨海異物志》、《異物志》（《御覽》引）；《臨海土物記》（《藝文類聚》引）；《沈志》（《竹譜》引）和《臨海風土記》（《廣韻》注引）等。例如：夷州條，《御覽》卷七八〇、《後漢書·東夷列傳》李賢注、《資治通鑑》胡三省注，皆引作《臨海水土志》，而《御覽》卷五十二，《北堂書鈔》

卷一六〇均引作《異物志》。又鮫魚條，《北戶錄》卷一引《臨海水土異物志》，《廣韻》下平聲蒸韻鮫字注引《臨海風土記》，而《御覽》卷九三八却引作《臨海水土記》。楊紹翰指出：這些異名“其實一書耳。散佚已久，故各家引用名稱悉殊。”①

造成這種異名眾多的原因，大致有幾種情況：（1）省略。如作《臨海水土志》、《臨海異物志》、《臨海志》、《沈志》、沈瑩《異物志》，或僅稱《異物志》；（2）古字的通轉假借。如借記為志，而作《臨海水土記》、《臨海異物記》；（3）傳鈔、傳刻中的訛誤。如作《臨海風土記》；（4）有的名稱，如《臨海水物志》、《臨海土物記》，或許是由于後人將《沈志》中的鱗介類與其他物產，以類相從，分別輯錄後所題。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沈志》最早著錄于《隋書·經籍志》，作《臨海水土物志》。姚振宗指出：可能隋志脫“異”字②。這個看法是正確的。這不僅有兩唐志的著錄為證，而且《北戶錄》、《初學記》等唐代古籍，常引作“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或引作“《臨海水土異物志》”，亦可为佐證。

由于異名太多，很容易引起混亂，而造成誤分誤合。如陶宗儀把《臨海水土記》與《臨海異物志》

当作两种书，同时辑存；章宗源等又把毫不相干的《临海记》，与《沈志》误合为一而加以考证。为了澄清这一混乱，现试将《沈志》的十三个异名列成二个表。从表二所示各异名之间的相互关系不难看出：它们实际上都是《临海水土异物志》的别称。

这里有几点说明：

(1) 表列《异物志》一项，并不等于古籍所引《异物志》，皆为《沈志》佚文。只有得到佐证的条目，方归入《沈志》。

(2) 《临海土物记》，似因与脱漏、假借二者有关，故应视为《临海[水]土物志》，与隋志著录同。

(3) 《沈志》原名，应从两唐志著录及姚振宗考证，作《临海水土异物志》。以往辑本题作《临海异物志》是不确切的。

① 杨绍翰：《〈临海异物志〉杨晨辑本跋》，见本书附录(四)

②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十一，廿五史补编本

表一：《臨海水土異物志》異名表

序 号	条 目 异 名	竹譜	文選 李注	后汉 李注	齐民 要術	北堂 書鈔	嘉定 赤城志	初學 記	北戶錄	廣韻	水 马 御 覽
1	沈莹臨海水土異物志 (臨海水土異物志)								芦虎, 鹿魚 鯨		
2	沈莹臨海水土物志 (臨海水土物志)										毛民國; 越王算; 芦虎; 蚶
3	沈莹臨海水土志 (臨海水土志)			夷州					越王算		安家民; 夷州
4	臨海水土記										鯨
5	臨海水土物記						蚶				
6	臨海水土物志										安家民
7	沈莹臨海異物志 (臨海異物志)										鹿魚; 安家民; 印魚; 毛民國; 牛魚; 括潮
8	臨海異物記		鹿魚		狗竹						
9	沈莹異物志								吳 公		
10	異物志					夷州		鹿魚			夷州
11	臨海志								印魚		
12	沈	狗竹									
13	臨海風土記									鯨	